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朱　積早服

李　愫素心　參閱

王敬所集

疏

王宗沭

條為議單欵目永為遵守疏　漕政利弊

議照漕運之有議單、典制也、會議之有條陳、故事也、但臣惟天下之事、承弊壞之後、則反之必尋其源、

總煩劇之司、則處之當盡其變、漕運事宜節該諸臣經畫擬議、載在議单、極爲明當、顧以法在而徒爲文具、行久而習見、故常、今不悉理其急切之弊、以收實在之功、則無以肅久渙之心、而成維新之政、除其事關大體、更革最重者、已經臣陸續特行題請、及事體稍輕、得以自達于下者、今亦不敢剿集故事、瀆陳外所有利弊、于係漕政切務、皆臣親歷實際、悉心思惟數事、謹用條列乞勑該部會議題請、通人議单、永爲遵守

計開

一申全單之規照依各總衛所每年應運糧觧漕司自准部咨到日即分派十二把總把總然後分派各衛各衛然後分派各幫緣水次有難易之分遂人心趨避就之計故把總派糧與衛所則官旗先有常例之餽有司派糧與州縣則吏書先有賄賂之通所以派撥不公源頭受病。一也。糧數已定而官軍告支月糧掌印官不即造冊有司不即開支以致運軍藉口。坐待守支二也。及到水次而軍衛官旗以米之粗惡

不允。有司糧里。以軍之勒增為詞。爭講牽纏。持久曠日。甚則聚兵相毆。三也。漕司設立水程。本以稽考遲慢。然而使之自塡。旣可那移。查比又疎。所以漕規日廢。人心愈頑。四也。軍船到遲水次。一切皆責各官。固係正法。然亦有等刁頑旗軍。不聽運官約束。以致坐違限期。運官不敢申治。甘受其責。縱惡長奸。莫此為甚。五也。糧運到京。起空船隻。委官當押南下。以圖新運。令委官多從陸路偸回。而各船頭軍。得以攬載延緩。且前後散漫無統。每至中途遺棄。六也。為今之計。

必須設法置單、漕司親爲派糧註限、摠括諸弊、而悉

釐之、使官旗一遵繩約、而運政始有善圖、合無乞勑

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爲始、以後將應運漕糧、

聽漕司親派、及分布全单、每幇各給一紙、備開某衛

運官兇員、領船若干隻、旗軍若干名、運某府州縣兊

改正糧若干石、自派糧文到之日、運官即會掌印官

整點軍船、造冊送赴所在有司、限五日內。支與月糧。

如或倉庫一時缺乏、許將別項見銀借給、以濟起程、

仍追原坐糧銀補還、一面計算該衛去水次若干里、

係空船赴兑每日約行七十里路遠者再與三日守
風定限某日到水次軍船一到水次每粮一萬石限
五日再二日叅見各衙門二日較斛開兑定限某日
兑完開行計算水次到淮安若干里再除風日不便
及瓜儀盤壩進閘量寬外係重船每日約行六十里
定限某日到淮到淮之日運官將单送漕司編對改
限定立過洪到京限次候起粮完日单送巡倉御史
查比限定委官管押空船于某日到淮投臣查點以
防稽遲遺棄至于刁頑旗軍坐視不赴水次遺累運

官違限者就于单末另立一款許運官審塡姓名過淮之日聽臣從重懲治仍擇委能幹賢明推官一員住淮凡運官到日將单先投推官查算某處違限幾日某處違限幾日內扣除風水不便或上司守候或江河阻淺給有明文執照外如月粮違限則罪分坐支有司如水次無粮則罪分兊所有司其餘違者卽係各運官悞事開帖于单投臣討日責治若各官果能依限先到先納者聽臣分別奬賞庶法令一新人心齊肅而漕規可期振舉矣

一嚴有司之限照得全單既置則各衛所官旗之違誤不容復蹈然必須有司之月粮以時開支水次之漕粮預期徵完庶官軍輕于離家而斂于交完臣查議单開載有司十二月無粮者掌印管粮官住俸半年正月終無粮者住俸一年二月終粮不到者降二級今有司徵完不得如期軍衛運納不能速達者良由姑息久而積玩深法紀弛而漕規廢故也臣訪有司徵粮故弊大抵先設欺局如軍船未到則申報粮已在倉庫船既到則水次又復無米旋徵旋完二月

尚多未完。自知降罰例不可免。而乃輒爲申報。完在正月。以爲避罪張本。而監臨督兌者。又往往爲之庇護。以致有司視降罰之例。有同文具而已。且各交兌之時。紛攄告報。及訪查中間有司。或肅弛愆期。或好名偏護。或陳兵毆打。或坐視盜折。臣皆不敢以聞者。亦以事成積習。其執固未能一旦全以議单勅諭之法。便深求而盡繩之也。今運士既始食早運之利。而

朝廷亦已明知有可速之勢。則凡各有司。寧容再誤。相應申嚴法紀。以除故弊。乞勅該部再加查議。今

後各司府州縣漕粮務要依期徵收完兑軍士月粮務要如限関支若延出限外聽臣遵照勅諭照例叅降若果粮完如期交兑早畢者特爲薦舉不次陞擢庶人心警惕而漕糧不至誤兑矣

一重旗甲之選照得有司粮既速齊管領全在旗甲委託錢粮干係特重如水次之交兑沿途之照管到倉之起納俱責在一人必須殷實有力者克當方克濟事夫何邇來有等富軍畏懼漕運繁難營求衛所（神廟初年衛所旗甲已畏避漕運之役至于邇來又復不堪旗甲僉貧而）或掣改別差或援納吏承或別籍歸宗或投托影射

躲避之奸（漕事危[illegible]矣）無所不至以致在運卒多貧窘之人漕政由此而壞每年雖委有司會選而正官又以多務不遑未免委及佐貳各衛掌印所伍官遂得肆爲賣富差貧但以虛數交與運官便稱了事其運糧官員中多不才每爲掌印官所制依違苟且畏縮應承所以各旗甲無賴之徒自知無家以挽其心故乃大肆折乾以快其欲稍有事發若非逃亡必爲才挾縱使盡法懲治彼亦有死而已及至查究彼此相推莫可究詰爲今之計相應設法點選令其掌印官與運官均

任利害使有同舟共濟之義。乃爲補偏救弊之圖。勑該部再加查議、通行南京兵部、及各該巡撫、督行司道等官、轉行所屬運粮衛所、各掌印官、即便會同運官、將各船旗甲逐名點選。但係身家有力者照舊存留。其貧難不堪。及壞事累欠者。盡行革退。就于在運軍餘之內。或在衛雜差之中。毋拘所分。選取殷實頗過。及素有力量之人頂補。務要人人着實。不許仍以不堪之人搪抵。選完開造花名長单一樣二紙送赴臨近府州縣正官、于各单上大書審訖無辭四字、用

有司軍衛印四顆鈐蓋、掌印官與運官各收半印一紙、如選旗已得其人。則運官方可收領半印啓行他日運糧壞事。則罪坐運官。如選旗不當。許運官當時戶爭。府州縣再審更定。如掌印官挾勢逼承。許運官到于水次指實其人不當。其人買閑。彖呈漕司。將文案候不遽施行、如他日運中誤事。適係運官所呈之人。就將掌印官差人提解到淮責賠損失。如無誤事立案不行、但不許假此挾私、刁難妄害、其運官所領半印、過淮繳報漕司查考、不過淮者類送天津兵備

差人總繳、至于各船軍餘、亦要汰其老弱。并將事故名缺。逐一僉補精壯人丁著運。務足原額、如有坐視不補、致累旗甲、有損船粮者、所伍官一體治罪、庶精選得人、運事無誤矣、

一併造船之廠、查得軍既齊集、則船爲最要、除清江一廠已該臣會奏處分外、其上江總屬建陽新安安慶九江宣州伍衛淺船、原在安慶地方設廠團造、下江總屬鎮江蘇州太倉鎮海松江嘉興六衛所淺船原在蘇州地方設廠團造、每廠委把總一員、每衛所

委千百戶一員管理後因各衛所官旗圖便以故安
慶衛告于本處九江衛于龍坑建陽宣州新安三衛
于蕪湖蘇州太倉鎮海三衛于蘇州鎮江松江嘉興
三衛所各于本處打造因而奸弊叢生造作苟簡已
該漕司題奉欽依責成九江兵備副使專管上江廠
蘇松兵備副使專管下江廠各提調督造但查二道
一駐九江一駐蘇州相去各衛所廠地窵遠不便親
臨督察而催工止于文移事工料費坐督尤恐侵欺
遲制焉能完善相應照舊歸復故廠以便圖造乞勅

該部再加查議准將上江廠所屬建陽宣州新安九江與安慶共五衛仍舊于安慶府地方下江廠所屬鎮江松江嘉興與蘇州太倉鎮海共六衛所仍舊于蘇州府地方比照浙江湖廣江西事例各設廠造船悉聽本地二督糧參政提調監督悉照臣先題事理施行庶廠造歸一而船制可堅矣

一增督理之官照得漕屬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五布政司俱有督糧參政或參議一員專管督催漕糧其江南江北應天蘇松等十五府州原無設官是

以徵兌愆期，往往誤事，近該臣議革漕運參將，更設參政一員，專管漕務，兼督江北廬鳳淮揚四府糧儲，而江南蘇松常鎮四府漕糧，亦該言官建議，添設參政一員督理，是五布政司與江南江北各有官專管矣，惟應天安慶寧國池州太平廣德六府州地方廣遠，錢糧重大，尚未設官統攝，遙寄托于九江兵備事不相蒙，文移寢閣，輒該原任副使張岳呈稱不便，委宜添設，且六府州地廣糧多，相應議處，乞勑該部再加查議，添設參政一員，安慶府駐劄，每歲徵兌押運

過淮畢日、仍將各府州一應歲額夏秋起存錢粮、及造船軍民料價、悉聽催徵完解、如遇本官陞遷等項必候新官至日交代、方許離任、庶督責有官、而粮運無誤矣、

一建通江之閘、查得瓜洲鎮當江南粮運咽喉、節該先任漕運都御史鄭及科道等官張博等建議、將原有土壩改閘、工部題奉欽依、備行候勘、近該河道都御史萬會臣酌議、應于本鎮花園港建閘二座、分定附近通州泰州如皐泰興四州縣掌印官管造、但查

建閘節年諜論雖多，竟未估計興舉，恐復因循，時月或誤，該臣督行管理漕務布叅政潘允端親詣踏勘自花園港從江口勘至鎮西月河出運河口，止計長六里六分，路道環遶，水流平緩，而上河與下港，地勢間有高低，應建四閘，合于本港時家洲月河口建為頭閘，估計合用工料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分，自月河裏港陸地開濬至尤家磯為二閘，又于詹家橋為三閘，每閘該銀二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二分，阮家莊為四閘，該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

分，共銀九千二百一十四兩九錢二分，開港三十六畝七厘五毫，每夫日給工食銀三分，共銀二千九百二十兩四錢四分，各閘起盖官廳，置辦車盤器具，共銀八百四十六兩七錢五分，以上通共該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一分，其各閘幇隄撈淺栽樹等項，所費不多，俟建閘工完另議，臣看得前項閘工既該道府各官估計明白，相應及時建造，况近來粮運，限以十二月完兊，即正月前後，重船可抵瓜州，所據興工，勢不可緩，其四閘官吏人夫，不必添設，即以

本鎮原有閘壩官二員條記一顆司吏一名壩夫二百五十八名移置應用每年糧運到日查照儀眞事體開閘放行過盡封閉將鑰匙封送漕司收貯每閘止留夫五名看守其餘退回各壩仍舊車放民船糧運空船回南如前啓閉其一應民載客船俱常川由壩挑盤不許由閘出入再照江北三總糧船例不下壩蓋先年原係民運至瓜淮水次兌軍其後雖改官軍前赴江南領兌船仍寄壩而有司每糧一石徵過江脚米一斗三升內以七升雇覓江船裝至瓜洲壩

盤入軍船轉運又以六升折銀給與旗軍俱爲修船什物之用今若使之由閘南兌則有司脚米一斗三升計銀四萬餘兩將或藉口不出船將何修且江北三總空船到淮已近冬令若赴南兌必須修辦完整不但時日甚迫抑恐有司江船既不雇募而年例六升修船之費亦不能預徵解淮給用不無耽誤運限况江北船係苛塴不赴遠兌故限以十年一造今若聽其出閘渡江赴兌則當改爲七年一造料價頓增數萬兩無從出辦及查先年儀真建閘止令江西湖

廣上江三總之船由閘其南京二總仍令有司照舊雇覓江船運抵儀真盤入軍船蓋江西等總原係下壩五年七年一造船隻而南京二總船隻原不下壩故限十年一造此係舊例今瓜洲建閘應照儀真事體止令浙江下江三總由閘所省挑盤脚費已多其江北三總根船仍寄在壩有司照舊雇覓江船對堤盤運有司毋得風聞妄生異議致誤漕期庶兩利俱全而漕運有裨矣

一處疲困之總照得漕屬十二把總惟南京二總疲

弊至極、運官率多不肖、旗甲盡皆貧難、而隨船軍人十缺三四、近例各衛掌印官、與運官更番領運、使才幹者不得以管印而避難、不肖者不得以充數而戀運、補弊救偏、善計無過于此、隨該南京兵部議題、京衛比之外衛不同、掌印官免令更番、將各運官查係戶部會考存留姑留者、照舊領運、革退者止于僉書以下官內選補、固爲保護留都至計、但運事凋疲、豈可偏廢、相應酌處、乞勑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爲始、南京各衛運官、俱與軍政僉書官、更番領運、仍

責成掌印官、每年會同僉書、官先期在衛點選旗軍、追補積欠徵扣料價修理淺船以俟糧單派到僉書官即率軍船赴兌再照南京衛分旗甲十分貧窘軍士過半逃亡、仍乞行令南京兵部照例選委主事一員專管選軍之責、每臨運期逐名通融選補務使旗甲殷實、軍士精壯取足原額該衛開造半印長單、交付運官收領起運、如掌印官怠玩誤事、照依議單、每總鉄旗甲五名、中途在逃旗甲十名運軍二百名以上者、聽臣提問降級、其選委主事、南京兵部坐名題

請仍行漕司知會所委主事陞遷事故該部另題委
代不得曠廢及查得南京各衛軍士上戶殷實者盡
殷實軍旗皆營求別差則僉運者皆貧難宜參以上戶
僉黃馬快船小甲其次為幫甲再次為營操屯田聽
允之今言除黃馬快船小甲者亦斟酌人情之言也
繼等差選剩方僉運役是以貧難者專一在運有力
者皆得安閑所以漕艘積欠憊衛累疲當此亟宜挑
選但係南京兵部職掌漕司不得干預今照該部尚
書王素抱宏猷忠先體國若蒙行本官必能仰承
明命斟酌更番事例立法將各衛旗甲除黃馬快船
小甲正役外其幫甲及營操聽繼也丁跟隨等項軍

餘一體通融選補以救疲運誠于國計有裨矣

一併水次之便據湖廣監兌戶部主事牛可轔管理漕務右叅政潘允端湖廣運糧把摠夏時寅各先後開呈本省漕糧交兌水次原設漢口掛口城陵磯三處地方除漢口掛口二處泊船穩便外惟岳州府城陵磯水次往年交兌俱在五六月間湖水正漲船隻得泊蛇梯港以避風波近奉新例嚴限十二月交兌此時適值冬深水消港內成陸糧船只得泊于洞庭湖口。一遇北風大作。漂沒勢所不免恐非長便查得

漢口水次廣潤可容千艘且衛永荊岳長沙等府民糧自城陵磯直抵漢口又係一水順流民亦樂從其便是乞歸併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查得湖廣城陵磯水次坐兌荊州岳州長沙永州等府糧米近例限于十二月以裡交兌開幫此時正值冬深港水乾涸糧船俱泊大湖致有漂失之患今監兌及該道把總官議要改併漢口一節既于軍民兩便相應議處乞敕該部再加查議轉行湖廣撫按官速將城陵磯水次改併漢口行令荊州等府自隆慶六年秋糧為始遵

照依期徵運赴彼交兌以便糧運

一處停造之船照得漕運淺船原有定額年來旗軍奸頑駕使既不如法看守又不用心以致漂流火燬數多每遇兌運之年往往缺船裝載以故前任漕臣乃有補造之請初則本以足運久而漸成弊端臣訪各衛有等積猾旗軍專慣侵盜糧米慮恐交納掛欠故意將船鑿沉捏報漂流以圖掩飾蓋掛欠則追本船旗軍漂流則攤槩衛賠補既辭侵盜之報又窃責板之利及至下年復領新造之料設此一奸數利兼

得所以各衛旗軍卒皆做效處漕之大莫甚于斯臣
又査清江衛河二廠管造江北南京等九總新船例
將底船兼造如有欠缺照依分數每一分追銀二兩
買木補用近年各衛送廠該造船隻內因底船銀板
不完遂令停待不造旗軍以無船而得減存廠官以
存料而得展轉年復相沿致損船額萬一全運不免
兩有改折歸年加減故有
議雇民船每船計費水脚銀七八十兩少亦不下四
必運之多水非所能改折一致即是也
五十兩止了一年運事明年又復雇之雖曰議用本
船存軍糧銀及修艌什物銀兩而有司徵給愆期豈

能濟急。遍年俱是取足漕銀。有借無還。庫藏難繼。及查改造新船一隻。限定裝運十年。今止欽欠底船銀或三五兩。或十數兩。致將及年應造之船。不得成造。每年大費水脚雇船。止裝一次。不無可惜。爲今之計莫若借與不敷底銀。行廠湊同原料打造。以補年例之數。則一船有十年之用。比與雇船。所省不知幾十倍矣。且此船旣造。而漂爍之數多在其中。補造之行自可停止。乞勅該部再加查議。自隆慶七年以後。停止補造。容臣督行各該把總逼查節年各衛因缺分

數停造年例淺船若干隻內除已追完足并有見板外其餘所少銀若干兩暫于漕庫收貯各衛減存軍辦料銀內每底船一分借給銀二兩提取旗軍併發該廠成造以免逐年雇船之費其所借銀兩就將隨船各軍月糧限于二年扣補完庫庶旗軍免追併之難而漕船無停閣之積矣

海運疏 海運

該臣議照國家之漕仰河而罷海者已百六十餘年 海運之事微新

與邢郡方伯洛沖應公共事初年運舟供王次年損

至嘉靖中歲以來河流衝決漕舟遲阻甚則膠淺守

來兩年而始完遭風七隻而朝議沸然竟從海淸吳桂裘一年盜賣漂流二石而不致一石縉紳改色而求策以見海運之議非自今日廟堂側席以問途至隆慶五年臨則給事中李貴和有開膠河之疏而其引語曰海運也是年九月間則河患更甚糧舟逆迴壞者幾八萬隻官軍溺死者何啻千人朝野震駭謂幾無濟時則都給事中宋良佐有復遮洋總之疏而其本言曰海運也方膠河議起事體難成臣時適長東藩因出山中舊見云詳考海運可以徑行時巡撫都御史梁夢龍頗見采納即投袂東巡親歷海徼險易在目而猶

恐空言難信以四千餘米自淮啓試坦然可行然後疏入而　廟堂遂主于施行矣　成命既下臣又適叨漕寄因陳三勢之說請爲都燕必須之途愚慮稍深不特爲米去年募運效著已明而今歲造舟市爲定計此則海運之所以修復皆因事机湊灘内外協俱而　君相以神謨處斷于上非臣能以一已之見（見特江陵當國故言君相）取必于遂行也夫以舟行水必有風波其在河湖猶不能免故臣于造船原疏固云如有欲傷即改入河運臣亦非不預知有今日之事而姑云然也今歲三

百艘啓行，本以三月二十日，而船以新造油灰未融停于海口，至四月初八日，而後敢進，視去年爲稍遲因與端陽風會，然夜泊以求全也，而風則夜起，晝持以祈免也，而勢則晝增，抵當一日，七舟始壞，則 天意難諶，非人所及，而槪記如此，固宜諸臣之兢謂當罷也，臣以職守兼奉 成命，能陳其一得之見，而不能必衆議之合，能規爲求全之算，而不能必 天意之從，今臺諫連章，交云當罷，而恐臣又何敢守其區區之見，且自臣叨承漕計，竭力營新，以故河舟兩年

安完整肅則海運于時似為無用所據停罷之議勢不再計伏乞勅下戸部再加查議將海運明年停止所造船隻分發河運仍各别為一幫以備一時緩急便于復行其海運各官中有忠勤可用者容臣列考咨行兵部兵科別行銓用以盡其才不致淹棄其失事各官行漕務道會同海道勘覆分别處治以懲不恪再照人臣任事欲以一身不恤天下之疑而取必于不可測之中者非智也使因人言之有異遂唯唯而變其初之區區又或因人言之不同遂悻悻而忘

其告之亹亹者。非忠也。蓋大農之賦聚數百萬以爲漕其大且難。利害互伏。固未有一定之路。一定之策可使若出諸袖中。移之枕上。而保其毫釐之無爽也今且主人使其僕負米于百里之外者。必乾餱而笠蓋焉。不能保其中途之不遇雨也。而况于漕乎。此先輩諸臣。深知河漕一線之路。不可常恃。而咸欲通海以收兼全之利而消四海窺伺之心者此也臣前謂海運之可行者已列疏 上澈而所謂詳考者未敢遽進。今海運旣停臣謹繕完成册上塵 御覽其三

百餘年之因革與三千餘里之曲折指在掌中。庶陛下鑒臣之所謂可行者。非偶然一時取急之言。而萬一河道稍有梗塞。陛下欲取而用之則不待詢采指集而有司一旦可具。庶幾臣言雖停于今日而尚或有用于他年此則臣眷眷無已之愚忠。而不忍于一罷自完之為得計也。

書

與徐近滄年兄論開膠河書

開膠河之辨

某待罪東省已月餘矣。邇者人自北來。傳聞京師倡

開膠萊河之議云已有端竊意必因邳河之淤塞運道稽留深憂遠慮欲為國家尋久遠不拔之計故議及此殊不知欲尋久遠不拔之計而此則煩難必不可就之工設為談議猶之可也若必為之則其地在山東薄海際盡東境而某山東守藩臣也使嘿不言與言之不預萬一諭有成術擇遣大臣或臺諫部寺官按行相度而遣官又或稍有成心欲以慰協朝議主于必行臨時力爭而不可得則山東莫大之患與宗社之憂必在于此某亦無所逃罪故敢冒昧以

布于明公膠萊之議起于元世祖都燕運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一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寧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河陸運至臨清入御河至元十七八年始開膠萊河道通海其事不成而罷故史臣曰勞費不貲卒無成效此載在元史食貨志中可考也元世祖嘗以十餘萬人命其臣阿剌罕范文虎等將之以征日本自膠萊海發舟遇風而沒曾不爲意彼之虐用其民能以十萬之衆塡海

以事遠夷豈不能驅十萬之民開河以通運道而卒無効何也至我明　高祖通海運七十萬以餉遼東　成祖開漕河運四十五萬以餉京師而終不議及膠河、二祖之神謨群策畢集皆釋不圖者豈非以其事終不可濟哉、而今當匱乏之日乃欲舉先代之中輟、併　二祖之不可圖以覬就不可成之功恐非計之熟者也、膠河本受新河之水派出高密其流甚細若欲通舟必須遠邀各處之水合于新河而北下海倉口乃可運漕邀之則必有堤合之則必有閘群

山相遡夏秋暴漲河身水弱不能衡而易淤三百里之河一里淤則廢千餘金之閘一石壞則廢今漕河受洸汶沂泗四水會泉一百七十尚憂其淺而膠萊獨以高密一水欲使成河故謂决不可成者非獨爲馬家淺之石難鑿而已也築隄置閘引泉捍海費以百餘萬計即使其財已足工必藉人今邳徐之工合調河南山東江北直隷之民而其召募則以路當孔道四方走集之人也膠萊僻在海隅雖濟南之民不肯數百里而赴募其勢必盡編排于青登萊三府非

十萬人一年爲之不可也。三府連年凋敝。人戶多逃本額之征。十欠四五。併歲山東以督報拖違降謫住俸。率多三府之官。蓋在戶部可覆視也。料三府之民至用以十萬。則野皆不耕矣。一歲之京邊起運。與地方之存留。仰將何給。蓋人或萬中有一生覬心焉。但于臨清濟寧之繁麗。以爲有河通行之故也。然不知

意必萊人有欲謀開此河者而昏於二郡之人不欲故爲此言

白首種樹。利不及享。而青登之民。則又何望也。且今漕河之挑濬在國家不過以督責中丞。中丞以督責有司。曰挑河挑河而已。然民間之荷鍤而褰衣。妻送

其夫父牽其子白頭扶杖孤兒寡婦之哭聲不可得而聞也腰泥而足水疾病生焉去者辛勤居者貼費啼而死者路而殭者不可得而見也然且剝膚椎髓以爲之淤而必挑決而必塞涸而必邀而不敢不虞者以國家之漕重故也今膠河之新開其工有倍于邳徐者而遠以勤三府之民則夫乃可以已耶且今欲開膠河者豈其弃漕河乎本欲爲國家意外之慮故重開一河以備緩急使遂以此而弃漕河則非建議之初意也是漕河必不可弃也然其所謂漕河必

不可弃者。又非獨爲漕運已也。國家　聖子神孫有

設古以見共難一則孰甘不可一則爲何辨然也

分封而南。如景府者。誰能建議使由膠河出淮海乎。

國家所與共理天下者。在百官士大夫。南人之入北。與

北人之仕南。皆不能不携家。誰能定法使必由淮海

入膠河乎。黃河下流壅則上流漫。倘自睢曹橫嚙埽

德滿泗州。浸淫鳳陽。陵寢所在。其可坐視不別導乎。

徐沛固東南一要會也。下流既壅。則數百里之間。將

爲巨浸。其可坐視不拯救乎。以是四者。謂漕河必不

可弃也。漕河不可弃。而復開膠河。是欲以國家之力

顧兩河而山東之力供兩河國力之能顧兩河與否非疎遠之臣所可知若山東之不能供兩河也則其深知之矣今漕河之淺溜閘泉壩夫堤夫派在濟東兗者銀力二差各四萬五千有奇而力差則民間倍以給之是九萬有奇矣合兩者幾十五萬而大派臨期之徵派不與焉膠河既成視漕河稍短其所謂泉閘淺溜之夫一不可缺姑約以半計當得八萬金有河漕則必設重臣戶工部分司有閘則有閘官有重臣則有奏報則設驛官海船大而底尖入膠河須易

平底。小船出海倉口。則復有海船。則必設船廠建置衙門。廩食夫馬。費亦不下二萬。濟東兗但供漕河。而膠河歲給十萬。勢必全派于青登萊。今之青登萊。可復加以三千餘金乎。可忍加以三千餘金乎。又何言十萬也。山東地形輔京畿。是國之左腋也。漕河一線山東居十之七。是國之咽喉也。歲輸京邊。與夫物產土貢。其地諸雜料。與民之上例者。不下百萬。是國之中閫也。撫之而尚恐其逃。安之而嘗恐其動。柰何爲不可成之役。以擾之。而自貽其憂乎。始不愼圖。用數

十萬金試之而不成稍成而復淤勢必弃之是以數十萬金委之水也某往在江西時曾見羅文恭海運地圖喜其王憲副膠河之說而特爲刻之以傳意亦以爲可幸而濟也比今來官山東按地形而計物力然後知其事之必不可成彼士夫平日相與促膝而談之以爲新者及欲措手而施之于事而未必合也某少有志功業中已病卧艸野　朝廷不知其不肖以爲可用收之埃土之中亦欲思竭平生爲所部營一事以報　聖朝即有如膠河之利正某畢力之秋

而猶呶呶如此者，誠眞見其不可就，毋徒爲國家特生一事也。某以爲開膠河必有事，然不敢一及之者，似亦危言動人之聽，開膠河必不就，然不敢多及之者，似以脆見阻事之成。故于河之決不可開者，不復詳言，而但于開成之不可繼者，頗慮其悉。伏惟明公實柄斯議者也，倘以爲可采，幸于聚議之時力言之，使遂停罷，則宗社幸甚，山東幸甚。

序

桂林圖志叙　桂林圖志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幬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連滇蜀，際海澨，而面屬交阯，蓋一門戶也。嘉靖庚戌，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固謂盜劇民病，若喉有癭，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三歲餘，徧按歷諸部，時承乏兼署撫夷事，始略覩其端末，大都必如昔所聞，是肩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犀銛也。其人皆衣食草

木島言夷習。即狡非有智謀斷畧也。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于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讋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月熾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故嘗思之。夫民繫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寡。賦于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而蛆蠧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嘗九其供。力不能具。則其勢至于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其里居。與盜為群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

責償于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逋矣。夫貫戶有籍。非不可覈也。然有司不及按。揑摵窒縮不敢舉手。彼其不純于夷者。生長于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搶地。其勢宜不敢控。而惟爲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而挾憤。其入于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比其告亟。勢不得坐視。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首虜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噬之。盜强而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有枉濫。彼其黨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于

官。大寓大聚。小寓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于招。招出于力之竭則不以為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嗾其黨矣。夫夷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為編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更為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為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于有司。有司之失也。起于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為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成變

屯營不與焉問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總兵張侯方鎮桂林時予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年故

以鎮臣論安民定賦之事其言似迂而弭盜與治之策實得其本

所爲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以智勇爲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爲是書使按籍酌時鑿鑿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賦不朘民而干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而惡有戮死也雖賞之使盜其將訛耶夫其技械智略本

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則夫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售、廣右里戶婦子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壓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阨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艸薙之。則余所謂痛焉而干策爲後也。憂時者其倘有擇乎。

贈濡川楊公序

閔中根儲

國家之邊九。沿漫錯峙。而陝以西當都之右脇、東起

延安。亘寧夏臨洮閩。極西放于甘肅。延袤萬餘里其戍守之士。視諸邊居三之一。食皆仰給縣官。關中自秦漢時更都、史稱其地肥饒、三輔之家、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嶺以東、商洛以西、所謂陸海之地、其上之毛、宜足以經費。顧撫臣開治按邊徼。無以自供。往往由關中轉輸以助軍。關中一省供邊餉者三故內地往往匱乏大都以其民土著由五方更徙居之。風俗不一。其地廣饒。即不能盡力。頗有遺利。又水旱相繼不登。則縣官有司之征賦益不給。而歲索內帑以供調。大司徒遺官督輸相望。諸邊虜一報警。

帥稱軍疲不能戰或呵號不用命主帥無以禁姑徐徐焕休之士背見久以為帥不能如何則驕悍不可使遂成固俗畏敵如將以故虜得歲擾邊無所亡失沿邊堡屯被蹂躪殘破矣見烽火起更為縮汗幸其不出吾地無能遺一鏃以恐虜者凡天下言役苦無過邊寒甚又晝夜乘城刁斗在生死間而縣官衣食不時給少有所調輸又以其半入將領不得顧贍殘妻子乃責之戰其勢固當爾奚足怪也余不能悉知關中余嘗觀國家賦法養邊吏士常祿之外固有屯

田法。人受田二十。而入租六石。又開召商中鹽折糧
帥以實緣邊。乃給引通販處至深遠。自二法廢。有司
益不足以奉戰士。始索內帑。內帑歲入民賦關津山
澤之利。又累　朝積聚。其勢宜大饒而數稱耗乏。纔
有調募。大司徒又復告匱矣。往歲虜由遼陽泊城下。
天子震怒。一議舉兵。而論理財者蜂起。蓋司徒之
匱久。今悉誠無策。頃且賣爵自五品而下。居鄉得視
見任。又天下諸臧三分之二。與民犯罪贖及諸防守
兵甲。出折色半。皆輸司徒。虜數犯邊。人言不足若浪

詭今纔一入而議括財若是是誠耗費見形影矣夫司徒之積不足以供費而營繕水衡太僕大官之積又不聞有羨下里小民又所在無藏富不能佐天下之急然則天之生財將安所歸也獨他無策耶司徒不足領天下之經費而各省布政司轄一省租賦如閩中又日給諸邊當天下多事其催督生理之道又安可不悉講而細求也定興濡川楊公爲廣西按察僉事之三年兵備右江以能聞天部以公才使督關中粮儲遷官爲叅議余于公雖未面予聞有周天下

之慮者不後時而廢事故并道當世之急以贈行自今凡關中食足士勵不病元元諸邊賴以倍氣悉戰咸于公觀之

海運誌序

海運

敬所先生海運有詳考一書不在本集中今擇存之採其要論散入編內

余往嘉靖辛亥視學廣右時吏事寡暇輒取全史讀之粗古人攻戰處以按覆輿圖其地里險夷遠近如在几席間後移官江西羅文恭公出廣輿圖相質正余爲刻于省中因益知海道自淮循岓嶼薄燕薊便甚宋宣和間議攻遼而諸臣不知出此僅遣高藥師

以一舟使金往返若陸其後元人通海運于都燕爲得策且悉考當時載籍無言海中壞運舟者意即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藏其語二十餘年隆慶辛未余起家復守藩山東會河漕告病　朝廷遣科臣按視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通運事不就余曰即大海可航何煩膠萊河也敘其說上撫臺以米試之驗語聞會科臣疏上遂下遍運之命而余亦叨轉督漕身踐初議募舟集粮時中外尚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踰月十二萬石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

可通矣開久廢以佐河漕安六軍之心銷奸萌之志國家都燕大海在左肱此專利也一百六十餘年來群臣論著多而未果行茲遇　聖君賢相英謨立決而微臣沐適牽　廟略叨奔走再闢茲途在國輸常暫多寡惟意所施非宗社萬年靈長寧遂效斯計耶令而後始敢布其說取前後題請移冊及海上道里行討類爲誌凡二冊檄廬州守張君大忠刻之以識大都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朱積早服
李㮚素心　參閱

王敬所集

雜著　王宗沐

實書　練兵

此爲江右言之也意在練兵不去獨兵可謂深於本末利害之計矣

臬史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爲起於中古憂衰世之事也衣袽復隍之警弧矢除戎之義蓋

拳拳焉、而後世自戡亂之後、未有不弛然解者、故歐陽修曰、三代以前之治亂、未嘗不以德、而三代以後之治亂、未嘗不以兵、豈爲得罷不講也、開元之承平府庫器鈍、而漁陽之鋒、若涉無人、晉武之粗安、警備盡徹、而羯氏之難、如赴同讐、含血戴角之爭、此其大情、時以防閑慮密、銷于未形、則有所恃者、可以無恐有所懲者、終於不萌、不然謾藏冶容、盜淫是誨、即以偷且一時幸矣、而經時保泰之治、顧不紕乎、江西東南大都、濱江帶湖、四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

略盡於此矣。此乏則彼乘。民安則盜戢、乘除機宜。可指諸掌者。入我朝、正德以後則漸入於多事、益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今各衛之額大率視初年多耗減不十四五。而往往事起。輒不足戰。更調客兵。如桃源之難、狼兵猶不可用。而豬邊兵一時艾刻之力。若病者投以峻劫。非不適意然邊獷兵若驛騷。不可束縛。而田州土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反心。譬之病稍去而元氣耗疲。則雖一時猶難語理。而況爲經年之計。與數世之安者耶。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

皆震、徵兵轉輸、不啻焚溺、頃者調狼兵以萬計、近又募人廣海閒、道必取江西、其供應不給、而焚廬掠奪幾無異賊、巡撫何公遷、巡按鄭公本立皆條疏令總督遣官護送、又須部伍、不得雜以無藉者、卽奏可施行、而彼方魚鳥聚、朝不圖夕、緩之益甚、急之恐生他變、張順瞋目、以視其虜暴、不敢誰何、時復有半道不歸者、往往散在江湖間爲盜。其計未可遽止也、而況贛州之賊、煩連閩廣、乘機竊發、每歲報警、不能草獮禽薙、以稱快志、而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出新城

南豐震驚撫建每一報至卽束手不可爲計若此者豈非預練素備之道不明則無以待其至耶叚秀實曰虎豹之所以可畏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去則狐豚特犬皆能爲患今各處傍伺意在需時蓋一水旱相仍棒土不塞江河是濫而況連湖湘以爲上流控南都以爲右腋其患非特豚犬也諸衛減耗民畏言兵若支贅者每一調遣練習若兒戲然懲前患者老不記憶宴目前者壯不他慮其威非特去爪牙也皮不傳矣於此而欲建蒐討之議信截畝之法立不可

測知之防。於苟且無事之日。其誰以為然者。夫江西地儉瘠。民强而喜鬬訟。桂文襄公蓴志之矣。崇仁樂安德興樂平諸縣。萬有一乎。輒聚數百人。其勢非盡夷人之肯而殺其讐不止也。非可安枕而臥者也。使其為公戰如報私讐。此秦人所以併六國也。患無以倡之者。往時鎮守太監鄧原建白。以贛州巡撫兼四省為制上流。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勳至聯民安以制突寇。彼豈不憚於更舊制。動民力哉。夫亦有所懲。不得已而然也。故為今計者。不過三事。曰練曰募曰調

練爲上募次之調爲下凡兵不過曰守城曰野戰野戰爲難守城次之夫調兵者其野戰之歟與退而不可盡法者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無益于守城也其暴掠之慘與供給之費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不止於無益也百里而奔命者蹶上將千里而趨利者軍十三至彼遠去其鄉里親戚以處于此豈復有愛其田閭里居之心哉故凡藉手於調者元末楊完者之在臨安可監也非國家之長計也若必以爲藉調者是田單終不可以强敗齊而少康不可用

一旅也國家海寇作難八年矣征輸之令悉於編氓焚掠之慘毒於骨髓練兵之請臺諫之章積於掖門朝廷亦嘗拔知縣之官於不次又設專官以為名矣而終未聞有精銳之卒足以當一陣之寄者豈非以氣不加作則以柔脆之病委諸生成法不加嚴則以掣肘之責分於傍列自非斷疑信法預賞任功察微兼此者而曰練兵練兵是徒委虛文者也郊有壘者而尚云爾則言兵實於斯土者固宜以為支矣然觀往事則昭然若指掌可覩也自古言治兵無出於數

事者，每倡言之，則亦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則言雖近而得便，機狃而不奮，則畫雖深而寡成，伏險於大順，慮患於未然，而況浙直連壉，閩廣未靖，四隣紛擾，方獨處中，可無一旦之慮，而直為此熙熙哉，

太史氏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弛於國，兵甲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爾，世儒闇於大較，猥云德教，遂執不移，宋向戌請晉楚弭兵，其從交相見以為功，而求封焉，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

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予求去之不亦誣乎凡闇凡誣非他也人情易安而難動時習見久而駭初故安房闥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盎者不可談海陵之積囂然之治非所以切實事而慮深長者也所以貴斷疑也自正德己卯以來江西宴安四十年往往撫臣亦嘗練兵又選其精者別號作之人人自信而不至於以爲戲者獨以生死之法行於其間爾光弼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濟之斬則旗幟爲

之加明、世宗之幸潞州、非易兵也、而愛能之去、則三軍爲之惕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牽於顧盼、則下之人有毅然之志、而不敢於偷安、朱虛行酒、則一座皆肅、項梁治喪、則賓客皆辦、驅人於鋒鏑習人以殺伐而托於空言哉、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糧從法嚴則賞附、有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之工食不足以獎不凡之氣、今江西之財、出自庫藏者、如賦書所具、已不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雖韓白之將、亦安能獨以斬馘之法、得人人死力哉、昔

在贛軍門之始拗也。嘗具請以廣鹽行湖西矣。當正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湖頭桶岡之功者。亦以費出於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橋。則廣鹽不下。而稅且寡。巡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練簡幾有緒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今有司往往告之者。將何以善其後耶。積貯國之大命。轉輸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厭棄之日。食羊投醪。分於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賞也。夫王者操勵世之權。則惟明於殿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偷勤。夫平

常之事文史之間可以優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間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尋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違時者有獨異之議任事者多兒疑之跡機密而不可以語人則意難以遍諭功成而不能以自晦則忌至而不能以悉平是以當事之臣常淪於不避垂成之績每廢於嫌疑自非在上昭然別白之保護之則幾不方宜而遽易前定而速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烏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議關以禦暴而亦以爲暴彼犇縢衿庁而稱雄者豈俛首操耒者邪亦稚埋不遑之徒

而已用之則必有以優之優之而過則驕不可復制優之必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復遣故有呼呼於馬櫪者亦有横桅於民廬者犯此者雖有震世之功燃眉之急不惟人將不食其餘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察入秋毫而行以平恕法漏於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物也往光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爲白者此所爲謹微也集此衆刻即練當自精不足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特苟目前若引盜入室不顧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足於罪謫者

邇年以來嘗有令輸贖治矣彼不殺人則盜庫作姦其不能操戈從事於什伍亦明也故軍之耗不可復而取足於民兵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精兵時變遷代不可盡悉而有備無患于古律令不然桃源之奔突倏忽而至衢信宸濠之微賤瞋目而破南九固猶爲有守哉前輪不易後車將覆余爲實書故諄諄道焉

險書　設險

臬史氏曰按江西延袤割屬歷代不類不可詳道今

制所分隷大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中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為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北向南安阻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國家初定天下更置衛所藩屏之凡自西而南皆設衛如袁如九江如贛而東皆設所如信如饒豈非以楚有洞庭長沙郴衡之險為江上流盜所根盤而東則浙與徽皆平安號無事者可稍簡易為防哉余志寶書記歷朝兵事其所緣出入之路與備禦之地皆非經常耳

目所及然則治天下國家强幹弱枝居中制外者乃其大端而於守險制備雖未可盡憶度周列至若剪截萌芽留意於必攻之途者亦不得而獨缺也郴城不可守則陶侃棄之以自全汾北所必爭則韋孝寬重之而欲備彼皆素習知其地之險易利害可以守禦及或出討且量其敵之將與勢而度之而廣已在目中矣故地有險而將愚者則棄地有易而敵遁者必守我利者勝彼利者敗互持者勝負十五此地之道也今江西撫俘鼓之警其民安土樂業四境一家

萬姓一人。無所事險。又安用藩籬守禦以爲隄防哉然地形不同。而用險有二。不過用之以爲勝。據之以爲亂而已。四隣相接事防侵軼。彼度我險則用力百倍此用之以爲勝者如伙青之疾度崑崙是也。方以赤子忽若龍蛇。依傍巖箐。以作不靖此據之以爲亂者若武陵蠻之依九溪以叛是也。斯二者之在天下其勢常相勝。語曰。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衣甲據兵而寢童子彎弓射之矣意外倉皇。周慮者所不遺要在先而制之爾鄱湖固大澤壓四郡之境春夏水

溢渺茫萬頃則波濤蕩潏不可湊泊秋高水落塍埂微露則又千條萬港舟一入其中鬼伏神藏不可周詰而奸民聚居則行賈風船不得安致甚或剽劫大姓不逞無忌捕急則入匿其中國家巡司之建一省百一十三所而沿湖者一十有四蓋謹之也他諸嶺北邇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盤迤官府捕隸足跡之所不能至民窮或負釁逃入其中斂之摶噬出入事連數省則彼此相持莫之誰何彼方恃其窟穴而有司又以逋負急征之無罪虐易生其憤心聚而得志其

爲隱憂豈可一二數哉其勢非有以剪截之究詰之則且聚而不散此非不見形影露端倪也而言無害者與苟安姑爾故江西大勢凡四隣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爲咽喉境內有警皆所當慮而贛州尤爲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鶩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之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

海旬月以致賊多散逸事難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度則盜可息奏可施行而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畧曰南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荆蜀江漢會于九江而韻吉撫饒滙於都陽湖口國家於九江開府置衛又制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戍非令策九江兵備提督饒陽建議以障蔽江南者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戰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以南康黄州二府隸九江兵備守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

窺九江贑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文具乞命操江都御史、將水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道可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池州衛一所屯建德、復於要害臨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堠、則陸道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聞、事竟不施行、二公慮誠深。其於金陵之勢、猶有關涉而惕議竟不見

實事豈非所謂與苟安枕者哉。難者曰。百里之邑。雖狹而必有邊。一圍之山。雖卑而必有趾。邊與趾即險也。子為險書。其於平承無庸且置也。即擇而後守。則變不可預圖。若必皆守。是安得兵悉給也。且如往事贛石灘。虔州之峻阻也。李遷事終於敗亡。生米渡。南昌之坦途也。岳武穆藉以破賊。十四地之形。孫武子之所不能窮。而穰苴白起之所不能備也。子悉圖之。其將盡乎。不圖則書無所庸之。而子奚以籌耶。嗟乎是非予心也。余為險書。亦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

而已。非以謂將也。自兵法而言之。擇險而出奇者名將有所不足。因險而預備者庸令可使有餘。自治法而言之。克謐於已形者巡撫有所不足。散謐於未聚者簿尉可使有餘。自昔先王之定國也。彼亦豈必盡求為捍敵哉。而公劉之始至邠也。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文公之徙楚丘也。必協之中星。而陟之景山。彼所以為眷眷不憚煩者。蓋擇地以居民。處于陰陽風雨之會。以協其性。而寒煖燥濕。必避其郵。故燕趙之慷慨。非獨輕生也。齊人之詭詐。非獨不情也。淮南

多瘴。長沙重雎。彼非獨不理身也。食其土之毛。又因而習焉。少長相承。則以爲固然。斯所以爲俗也。而成則不可復制矣。民誠重遷懷土。然去兒齒者漸則不驚。此其利害。與介冑而取勝者。相萬萬也。故良有司者視其始居。察其磽肥夷曠不使其處峻阻也。即峻阻矣。既居而安土。稍披以成俗。則以計散之。不使之保聚也。鄰有跳梁而吾民適肘腋其間。則明其保伍不使其合而又防其鬭也。地險而遠聲。治叫呼之所不逮。則時聯而集之。譬以象魏。而夷其所憑依。不使

其自遂也。即不幸習成而事遲。機萌而牙捩。則潛謀容計。解約判仇。沉沉冥冥。不弛不驚。不使其驟發也如此。而又能時征輸。寬剝擊。與之休息。敎其子弟。而植其田疇。結洽膠固。蕃庶蒸變。則彼亦各愛其妻子室廬。以求老死者。人情之所同。雖有高城深池不敵人和。而況深林大澤。亦庇以生。彼安肯舍其所甚利而求必死於安全之日哉。此余所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也。

該（敗所爲山東左轄適有膠河之議因條上海運事宜此乃本集所不載見之海運詳考一書）職查得膠萊河之開始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總管姚演奏事下丞相阿合馬與百官集議開鑿以鈔萬錠爲傭直仍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又奏請免益都淄萊寧海三州一歲賦入折傭直以爲開河之用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澀不能行遂廢而所恃以達于京師者惟恃阿八失所開濟州河其後漕臣囊加䚟孫偉言漕海舟疾且便而右丞麥木丁亦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是時漕臣忙兀䚟遂招集南人運達萬石與

蘘加觧孫偉言合諸臣請用軍驗試遂移阿八失河所用水手及軍萬人船千艘畀揚州省教習漕運以平灤船從利津專事海運而濟河亦廢夫以元人之虐用其民開膠萊河史臣稱其所費不貲而卒無成效固不能强以全盛之力與河爭利者此其終不可成之明驗也夫邳河既未能猝通而膠萊又恐不足以濟故以愚見莫如徑通海運今誠得二萬金以六千金造船六隻以少試之也以餘銀募登萊海島居民約船大小每船須五十人上下以三隻自登州而北至直沽三

隻自登州而南至淮安、每船皆給以公文及齎帶重物、到彼處官司交投爲、驗、還歸登州、凡可往返三兩轉、即係海道通行、然後通議造船派運之法、悉元人規制詳見後條銀發海右守巡及海道督造募招、每船給一大牌、通書船上水手姓名、又每人給一小牌俱書年甲籍貫以防改替、仍每船給畫工一人。以便圖錄標記、停泊山崖之名。則明年之春。即可以所造之船、先赴淮安兌運、止數萬石。如元人初年之例。其事之必可成、及悉查歷代成算、與較量本朝河運利

害逐欵開載于後職以爲有十二利焉自古建漕以建都爲向往漢唐都秦則通渭宋都梁則通汴我朝定鼎幽燕地勢極北所恃者在邳河一線之路近又於塞有識寒心今所費不多而別通海運兩漕並輸

轉輸海運不廢漕運

一利備緩急也

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來先臣丘濬固已言之此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狹閘座聯珠漕船勢必立幇以防爭越挨守日久則百弊生而軍食費今海運開洋不必挨幇二利也查據議單每歲漂流掛欠不下數十萬掛欠由人漂流出天然即漂流

之中論之有人船米俱在者有人在而船米亡者有船壞而米尚可撈於濕者情態萬狀報入戶部不過行勘然有司之勒停與吏書之隱匿有實漂流而以爲虛至死獄中而責償不獲有不漂流而以爲實各分其利而虧損在官今海運既通則雖有漂流而無掛欠而漂流亦不待於勘報稽遲以候總討三利也

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糧一百八十六萬石每石加過江米七升共該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入淮以後遇淺盤剝脚價之費不與焉今海運既

通則過江米與夫盤剝之費省者不下數十萬四利也漕河運軍兌米已畢憚于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船鑿沉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沉船可省五利也宋人運船歸則帶鹽近濬亦有此論其事體未敢遽議然今各軍有行糧有賞鈔有安家今議通海運舟大而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而漸減行糧諸色每歲之省亦不可計六利也

此宋人之將來也愚謂漕鹽當合為一人如劉晏故事則可以議此矣

漕河運軍行糧有派在水次隨支者每每徵收不齊其後改徵本色四五錢不等而官給不時守候頗艱

今通海運則須盡給而後開幫凡一應料價輕齎可糧等項有司皆不容緩料理自齊七利也議單浙江江西湖廣隨船耗米每石至七斗六升其餘道里漸近雖有遞減輕齎然其費亦不貲矣所以然者爲其行日久而耗多故也今海運乘風勢甚汎急則耗米亦可稍議裁節其嬴亦多八利也京師王畿四方走集近者累歲爲行戶市買民間負累輔臣曾形章奏今海運既通百貨合湊則物價稍輕行戶亦寬自成富盛往唐陸贄當德宗之亂以京師米賤奏請出糶

開中爲之假乎。今國家承平。萬無此理。然以貨推米。則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饋甚艱。往年災荒。（國初亦通海運爲輸糧遼東也）天子爲之宵旰東顧。海運既通。則遼東緩急可餉。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朝漕運皆率僱募。而惟本朝用軍。歷朝漕運率皆轉搬。而惟本朝直達。軍無更休。而直達路遠。在途更時。牽挽疲勞。還家未煖席。而官司已點再運矣。今海運既通。則每行五鼓開船。而巳時即泊。每歲止春初入兌。而夏盡即休。疲困亦蘇。十一利也。兌運之時。軍弊百出。盜賣侵耗。

甚或官軍俱逃、其有軍市而官不知。則拖欠之官、在刑部獄者往往相比也。今海運自開洋之後、欲盜而誰與爲市已盜而逃將焉往十二利也、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私憂誠不勝惓惓、頃歲久臥林下、頗考其詳、茲輒因膠萊之議、用布始末、以仰慰廟堂、不惜帑費、爲國家建長遠不拔之盛心、此係元人與國初已享之成利、猶之耕熟田也、而管見迂疎又以爲萬萬必可成就、所有考據利害詳悉、俱載後條、伏惟鈞臺賜裁擇焉、倘可轉聞、再加酌議、見之施行、則宗社幸

甚。

計開

一海運在先朝始末。查得海運之說，倡自唐咸通中。議而未詳。至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其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伯顏思滅宋，時載圖籍用海之事，以為海運可通，力請于朝，遂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刱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淸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觶爲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二十

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全充運海漕之利、至是始博而到京者已三百萬有餘矣、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

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但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間亦有之然視河漕之費則其得蓋多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

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資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劫覆亡、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淛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淛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

剝民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先率海舟俟于嘉興

之嚇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嚇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明年五月始抵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入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

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此載在元史大略也。又考元臣羅璧傳曰。璧與朱清張瑄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顏叛。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洋海抵錦州小麥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璧樹柵率所部畚土築堤捍之。陞昭毅大將軍王艮傳曰艮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時紹興之官糧入海

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缺之患。艮執言曰。運戶旣有官賦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也。又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不絕。艮取吏牘披閱。卽除其糧與鈔。運戶乃免於破家。王克敬傳曰。克敬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爲脫其當年而

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〇今〇漕〇運〇米〇歲〇又〇不〇足〇明〇年〇亦〇可〇慮〇也
乃請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黃師
泰傳曰、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
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
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張思明傳曰、初立海
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
歷等以優之、因著為令、又查得宋史開載、建隆中、女
直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之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
重和元年、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屢破

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直散覩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職惟元人開國幽燕。享海運之利。已幾百年。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及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能

使張士誠運給數年。若夫宋之趙有開馬政。又以孤舟鑿空開道由海往來報命。則海道之可通。又不待元而始可信矣。

一海運在本朝始末、查得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五年、禮部會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幷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卽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

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見時亦設撫按故云行移與布政司同即是水畫重任也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幷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船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幷山東

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于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各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遮洋船，（遮洋者海運之船名）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其後巡撫侍郎周忱言，襄河民運多失農月，請如永樂初，令民運於淮安瓜洲

補給腳價兌與軍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之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西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

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寡其數然不為常例又查得平江伯陳瑄傳載永樂初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餉京師遼東請建百萬倉于直沽尹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江陰侯吳禎傳載戍定遼時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餉海道險遠禎善調度兵食克足未幾召還自此遂罷海運然山東登州衛海船猶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止存十八隻歲撥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府布花鈔錠一十二萬餘斤至

遼東，餘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又減四隻，共十四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隻，每隻解銀五千兩赴部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准各布政司，每三年徵價解部三府布花准收折色，正德五年，仍舊打造，嘉靖三年，本部議得海船之設本為裝運布花，防禦海寇，今布花已收折色，若資此以為戰船，恐遇風則奔馳莫止，臨陣則重難旋題請停罷，夫登州船至嘉靖三年而始革，遮洋船至嘉靖四十五年而始廢，今漕河淺船亦自海運四百料

鑽風船改造，則海運雖罷不行，而其餘規尚有考，故職以爲譬耕熟田者，誠以　二祖之神謨不可終廢也。

一漕運既久，勢必變通，查得開國定都，必通漕運，運法旣久，勢須變通，故歷代漕法，因時改張，漢人尚矣。唐都關中，江淮漕租米至東都，陸運至陝，而水行至開元十八年，裴耀卿始一變而爲轉搬，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倉西至太原倉，渭之北運，韋堅二變，道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

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劉晏三變由潤州陸運由揚州篙送至河陰李泌四變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遂罷南路陸運牛仙客五變為和糴而其後終唐世宋人都大梁初開四河以漕而汴為重開寶八年一變而為綱運嘉祐三年二變而為造船補卒團本路綱熙寧二年薛向三變而為募客舟與官舟分運元豐五年陳佑甫四變而為汴河運綱崇寧三年曾孝廣五變而為直達綱而亦終宋之世我朝初仰海運永樂十一年始為海陸兼運繼而為支

運、爲兌運、運爲改兌、卽今不惟運之在官軍者、弊端百出、耗折數多、而河之漸南徙者、決塞不常、梗塞爲病、酌時事之急、以求必濟之經、舍海運則安所求哉、通計河海二運、俱不能無利害、然聖人立法、不能使天下之純有利而無害、惟酌其多寡之分、而決其權、使不可窮而已。河運之利在腹裏無盜賊之驚、在安流無風濤之險、然近年風水漂流、官軍之侵盜、歲亦不下十餘萬、在戶部不過扣羨餘起存各項、以補足四百萬之額、然直達之曠日持久、則軍無寧歲、洪河之

轉徙無定，則期限難必，而况侵盜而逃，利歸才奸之手，攤派及衆，償出在運之人，是以官軍交病，歲漸凋瘵。以職前所述十二利者詳籌度之，則利在海行爲多，而其所患者，不過風濤之漂没而已。行之既久，灣泊得地，占風順時，則可以保自完歸，而每年早定兌期，必開洋於首春之候，則又不待規避，而猛惡之風濤亦不相遠矣。（海運之害以久運而始悉其利弊，今歲所建議行二年而即廢，爲可惜也。）且又計之，今運河之梗，見儲于邳州之下者，已三十餘萬，而停之二年，即使海河二運利害相當，猶當詢求以紓南顧之憂，而又况其利害相

十五也伏惟籌國者幸加意焉
一初尋海道之議查得海運不行已近二百年固未敢遽造舟載糧而長往也自閩浙而至蘇松自蘇松而至淮安自淮安而至登州其間雖未直達而本界往來固未嘗乏絕特自登州而至直沽則已絕北海途遙而利寡民或未之常經爾即今春半則自登州發舟尚未南北分行北盡直沽南盡淮安即如前募人造船可以尋道而驗試之稍涉初夏則但可北行而南向之舟不可發務須自淮安發舟尋道至登州

今登膠之間往往有淮貨則民間小舟未嘗不通故職謂募人初試僅二萬金而足者此也如募人而自有舟則兼給以其舟之直齎持百給皆應優厚但欲使人樂于應募而通行凡中道礁梗之處停泊之島悉加標記往來三數次則即可載糧以試舟爲引導可也以試舟之水手分布糧船亦可久也又行之二年則人益習其險而糧舟因可叢集故元初止四萬而其後乃至三百萬餘我朝一統而南運爲富節今揚州以及江西湖廣皆仍舊由儀真入河而但以浙

此以知久行之利

即劉晏漕運亦猶此也

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自海運出則固已一百八十六萬矣自此進退損益惟吾所欲而尚何難之有哉初造試海船人與費皆不多無庸設專官及估費故不悉道

一海道旣通造船通運之議查得海道前已試驗通行因可造船開運但山東登州順據海道之中北入直沽而南至淮安約量適均但登州無木料但可以小試而不可供載糧登州人寡募但可初試而不可以足漕數則須于江淮間更造船隻而別選水手此

其所當議者一也元初水道稱劉家港在今嘉定縣元末貢師泰則出福寧州我朝永樂間則漕粟皆頓太倉州見今河漕則淮安為聚集擬通海運則須定起幫之地此其所當議者二也漕舟既通南貨漸富則盜賊出沒勢不能無故元有仙鶴哨船而國初環海列有備倭屯戍徼巡之官兵所必修復此其所當議者三也運船帶鹽始自宋人其後丘濬亦有此議然於鹽法不無稍礙而運軍航海冒險非有以稍酬之又無以使之鼓舞而盡其力非鹽則貨此其所當

議者四也。河運用軍，則各衛自行官統押，故可但以都御史糾繩之而已。若海運風濤，官非久習，則輒眩吐不支，故元人設專官爲都轉運司，秩正三品，而朱清、陳瑄，但加職而不易職。此其所當議者五也。海行習險，必海旁之人，故元人僅募水手，移置揚州，尤須教習，而丘濬亦云，募鬬船之人，募則有貴，抑移河運之軍糧以充募乎，抑寧教習水軍乎，此其所當議者六也。河運以近多淤塞，故求海運，而元人亦以江南諸郡糧充運額，如必以淤塞爲慮也，則湖廣江西滋

揚眞慶皆在黃河之南以及白糧船祿米倉府部等衙門糧米將并歸海運乎此其所當議者七也江南海運粟輸太倉開洋此永樂間故事計亦以避丹陽奔牛一帶淺澀也并歸淮安出海則船廠總運皆聚於一處若江南仍自劉家港太倉啟行則廠官勢必分建此其所當議者八也海運糧船至直沽交卸元人於此置廣通倉停頓轉搬各有經費擬令河運議單桃花淺以北事體或官另設船或雇民經紀其所當議者九也元人分滎陽等綱為三十每綱皆設押

綱官二員每船三十隻爲一綱、船九百餘隻、運糧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綱官以常選正八品爲之、此元人全額也、今截淮北之糧、歸于河運、則船之大小、與戶之多寡、差有節裁、此其所當議者十也、事當新建、則百議俱出、規條紛祭、必當究盡利害、始可以久、自十事之外、有未詳者、俟通行議運之日、博采羣策、以成畫一、固不得憚于更張而坐失大計也、夫海運之利較著如此、而久不及者、夫豈狃於河運之安此言海運所以不舉之行、且憚於更張之煩費哉、戶部總司天下之大計、而

必得在外任事之臣、漕淮雖據運道之中樞而未悉登州以北之路、談風濤之險、則聽者易容、減首事之端、則言者噤舌、然不知久而狎之、自當益習、此趙充國所以云屯田久任、從枕席上過師也、不然、元人立國、固亦有六宮百官之餉給、而自至元以迄至正、享其利已幾百年、而雖　二祖之冠絕百代、猶不能棄其成功、而據其見利、故職謂欲切時務而慮深遠、以為足國之資、計無便於此者矣、

故乃無任事者悉心○講○求○耳○非○不○可○以○行○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